惜抱軒九經說

惜抱軒九經說序目

經之有傳註古溫故知新博聞精識之君子乃善爲之非余力所逮也尋究其所疑或考而辯之攄吾一說以爲古君子拾遺補闕雖未必其當而非不可爲矣夫聖人之經猶國之有君也堅附一家之言而不變是所謂予家臣不敢知國者也以爲忠非忠之正矣擇善而從之學之正也均不見其善則均不敢從余夾平生所疑論一經或數事或數十事不敢自信以足爲傳註分別記編以爲是余之私說焉爾千餘年以來說經之書多矣余有不獲見或復有同吾所說者抑後有閎達君子

輿焉集古今之成取不賢者識小之事或有資于是編是誠皆所竊幸矣若夫糾舉違謬而誨之尤所願而懼不夙聞者異同之情其毋閒焉嘉慶元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第十七孟子說

右九經說十七卷桐城姚惜抱夫子著始嘉慶丙辰朱則泊則澗鋟板於旌德爲卷十二夫子後復有所論增益舊文合得十七卷己巳之冬定申爲補鋟於江甯亥年工竣定申於六經蒙昧無所見幸得侍講席與聞夫子之教則適在丙辰及是十四年矣夫子嘗言天下之理無窮經之所蘊亦無窮人各據所得以待天下後世論其當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猶後人不必徇我也世稱漢儒之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然漢儒說義理未嘗無精當之語宋以後考

證又未始無過越漢說者是亦在善擇之而已夫子
之命意如是然則是書之傳於世世自有讀之而覺
當乎人心者此當以俟天下之公論定申無敢私譽
焉惟謹載成書歲月云爾嘉慶庚午春三月受業陶
定申記

惜抱軒九經說一

易說一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今可知者上下經爲二篇其傳之何以分爲十篇者蓋不可知也六經遭秦焚滅故皆闕佚獨易以卜筮書幸相傳至漢無遺失者而經師獨移易其次累世遞相改變古本亡滅不可復求以見孔氏舊編之先後此漢魏經師之過也宋呂氏之倫始就繫辭之所稱推漢志之篇目分傳十篇其意勤矣朱子作本義因于呂氏王弼舊本有彖曰象曰字今皆考爲後儒所益悉刪除

之吾竊疑彖象傳之首蓋本有此字但每卦每爻輒益
以彖象曰爲失之耳蓋夫子所謂彖曰者非自謂其傳
也蓋曰彖之意所謂乾元云者以大哉乾元云也畫象
之以六陽卦爲乾者象之意若曰天行健故謂之乾也
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易之
傳傳是三者故彖曰不可以加諸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爻上如必欲加之則惟可曰爻曰也象無辭彖與爻乃
有辭耳故加于爻而謂之小象者非也然不可因是盡
除彖曰象曰之文楊子雲曰文王附其爻孔子錯其象
而彖其辭又藝文志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

之屬十篇子雲班氏語固誤矣然使孔氏之傳之首無彖曰象曰字漢人何以誤稱傳爲彖與象耶又朱子從呂氏本併彖傳爻傳爲一篇而王原叔本以象傳爻傳各爲篇蓋原叔本爲是楊子雲太元以九贊擬六爻辭以八十一首擬彖傳以九測擬爻傳太元瑩法不用彖故不擬彖辭彖傳子雲固見孔氏十二篇易者其分篇以首之篇別諸測則知彖傳之篇必別諸爻傳矣旣濟傳之末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未濟傳之首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其文蓋相承于中不容雜以火在水上未濟之辭矣君易旣經更亂之後必欲求合其所爲十二

篇者則吾未敢決也猶子雲太元十九篇經范望更亂之後亦不能決知何以分爲十九篇也

乾彖說

世人有謂易有孔子作傳後儒固惟孔子是從而已今朱子解元亨利貞與孔子異焉有異孔子而尚可從者哉斯言也斯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凡古人之說經也以明理教人而已不必與所說經拘拘附合若孟子荀子及諸傳記引經而義不同者多矣姑勿盡論即孔子易傳中如以愼言語防亂義說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說公用射隼其於易本旨未嘗非别出也夫何疑於說元

亨利貞乎若後儒解經第欲使前聖之說通順易明而已則朱子所以解乾彖爲得本義者固必不可易也

黃裳元吉說

禮用幣以元纁而顧命載諸侯見康王以黃朱然則黃朱貴於纁矣黃以表中裳有黼繡之文故曰文在中黃裳必用於禮服禮服之裳正幅故曰正位居體夫易之爻固夫人而可占也如專以人君之德言之其聰明睿知臨照萬物者乾德也以比人身其猶袞冕之居上體也與其寬裕謙恭靈承於旅者坤德也以比人身其猶黃裳之居下體也與

師貞丈人吉說

師貞丈人吉困亨貞大人吉此二象之言貞其義皆當如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及太卜凡國大貞之貞問也此解與師之象傳徵不合然理自相通固無害亦如乾之以四德解耳若困之象傳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則孔子未嘗不以貞屬下讀作就正解矣

武人爲於大君說

臨之象曰至於八月有凶而觀八月之卦也四陰盛長之時也朱子謂名卦繫辭更取他義聖人扶陽而抑陰也此誠得聖人之情矣履之爲卦以一陰履五陽此卦

本亦非佳正與觀畧同聖人設辭皆不取以陰制陽之義惟六三爻辭末云武人爲于大君此猶八月之凶存于臨象之旨也朱子疑六三陰柔不見武人之象斯則不必然能制忿怒貪暴而行其仁慈者君子之陽剛也不能自克肆其慘毒者小人之陰柔也是武人之謂也巽之初六亦以陰爻稱武人小人固陰柔而其發乃甚可畏也大君乃天子之稱彼既制有海內矣其吉凶皆未可決蓋羿速亡而鼻傳子後世且有不僅傳子者矣聖人第以此語置咥人凶之下若以爲餘意然然實則此正履之所以爲履聖人自不欲盡言之耳　或又疑

易爲筮用也苟聖人以意移易其美惡占筮何由效乎夫用筮之道筮者之精神與作易者之精神相注者也作易意所嚮則驗隨之矣又何疑哉

噬嗑六三爻辭說

腊昔也言非一時所治故古人有以稱乾肉者周禮腊人掌乾肉是也又有以稱久烹釀厚者國語厚味實腊毒是也此爻辭蓋謂腊釀厚之肉味厚則有毒故曰噬腊肉遇毒卦之言噬肉凡四爻屢進益難治獄者位愈尊則所治必大及疑獄不易決者然而九五乾肉易于九四乾胏者以其位極尊獄至是則其下治之必已有

緒矣猶乾肉之已去骨者也六二六三所噬皆易噬者也貪其易而快之則反爲害食肉者易其爲膚以滅鼻豈不累于顏乎治獄者疾之已甚自快其明決用刑少過豈非累于德乎若六三所處不中故非特累德而所治者或不服而相疾怨猶貪其腊之易噬而反遇毒然而皆無咎者治所當治而非刑及善人也中乎以議獄緩死以折獄爲快者其中乎葢不足乎是以遇毒也

賁六爻說

初六賁其趾舍車而徒莫卑于趾飾之人不以爲美不飾之人不以爲陋也然君子之飾容貌非爲人也故賁

始于趾火滅修容之謚也既不以人不知而怠修則雖徒行而不爲病是可爲君子已六二則位少進矣賁其須須者所俟也趙宣子盛服將朝禮曰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此人臣之賁其須者至于賓客會盟祭祀皆豫飭而須焉斯可與上興矣賁之道至九三而極盛文明之終也于禮若正當朝祭會盟之時元衣纁裳交會于是其文濡如盛極則以永貞戒之文勝質則史之患也其上三爻皆以止爲德文皆少減六四文質之交其文蓋不用于世者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若微子然故有皤如乘翰之象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其終無尤謂

乎屯之匪寇婚媾言人非爲我寇也賁之匪寇婚媾言我非爲人寇也六五居中其文固可爲當世用之文也而遠于文明之地若邱園然君子不以菲廢禮以束帛行之而已無加璧乘馬之盛然而于文備矣傳習之于吾徒推行之于天下皆所爲有喜也故曰吝終吉也艮爲門闕上九又處賁之終故若成室而飾之者然以其德知止故不爲丹雘之飾以白賁而巳考工記所謂白盛也志在于樸夫何咎之有夫以周之尚文也氣運所趨人情所歸聖人不得而逆之也周公制禮度其宜而爲之法而意未嘗不崇尚儉質故于賁繫之辭三致意

焉此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與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說

天地閉賢人隱亂邦不居固遯之義也然而世不獲遯者有之矣公族之卿世有宗廟承祧之宗子君雖不能盡用其言而親厚之不息若斯者雖處當遯之時未可遽言遯也異姓之卿反覆之不聽則去貴戚之卿則易位若勢不能易君位而又不獲去君子于斯處之必有道矣六二與九五爲正應欲遯不獲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然而所以爲遯之道固在也不榮其爵不利其祿忠君愛國之誠不懈而自處于卑約斯亦可謂固志者

矣叔肸之于魯宣子臧之于曹成晏子之于齊景季札之于吳闔廬劉向之于漢元成蓋近斯義矣若衞子鮮以母弟之親而爲不復之盟託于木門坐不向衞是執之用革而必强脫者也毋乃已薄而遠于仁乎夫然後知固志在中而外不必遯者之爲中道也孔撝約云侯果曰殷之父師當此爻矣是此義前人已有見及者

遇主于巷說

睽九二爻辭遇主于巷無咎王弼謂出門同趣不期而遇也程子則謂臣委曲以求遇君二說不同蓋弼之言是也君子不欲黨是以同人于野也況當睽之時乎吾

無意于與人睽而亦不彊人之睽者而合于我或遇我塗巷之閒而接我以賓主之誼者此必非私我也吾從而與之夫何咎自周以前言主者必賓主也否則大夫家臣以謂大夫也蓋三晉田齊之後乃謂君爲主繫易之時不當有此夫君也而委曲求遇之殆于不可訓哉

益九五爻辭說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說曰惠順也慈母之愛子也執而決癰刮瘍啼呼弗置也仁君之愛民也正之以禮用之使勞衆以爲慼弗變也中心至誠以順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何必盡人問之哉其大吉

固可決也雖然是非強衆不說以從己私者所可藉口也上誠有孚以益其下乎始或人有不順焉而待其既無不順我之德而謂上之愛我矣盤庚之遷殷周公之伐武庚始者人容有未即順焉然定居殷邑既勝武庚之後使人情終不以爲悅則必其有孚之道不足矣豈盤庚周公之所敢出者哉此爻辭所以必重言有孚孔子所以以大得志明其徵諸庶民者之盡善夫亦爻繫而不可殺也非聖人之情見乎辭者與

立心勿恆說

立心勿恆猶言不恆其德也如繫辭傳安其身易其心

定其爻者恆也危以動懼以語無交而求者勿恆也程傳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於理無失而以勿恆爲戒辭則於辭似失之朱子語類有云勿字止是不字非禁止之辭而本義尙依程傳未及改

姤九五爻辭說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說曰瓜攀附而生小人之道也杞植于上爲之衞而不與爲緣君子之道也九五之剛中馭初六之陰不與比近而能防其爲惡得馭小人之術矣猶植杞以包瓜也又不汲汲乎自用其長而小人卒附我以成我之事非吾以人力必致之也葢

天所助焉以人君之道言之則以道幸民以禮防民猶之植杞而事變無窮不曲而爲之備是謂含章若夫俗變風移仇民皆悅此國家之福而有隕自天者雖文武成康豈有意必其然邪後之君銷鋒鑄簴而揭竿者興禁誹監謗而惡言起法令繁密而姦宄滋生不知聽于天而謂小民可以人力智術馭之是日搔其疇而欲瓜之美也不可得矣古苞苴用諸魚肉程傳以釋包有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爲苞者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衞田里是爲包焉耳

萃九五爻辭說

萃之象爲澤以鍾水物既散而後聚之者非其本聚也其本已聚則無待于萃矣猶鬼神之精已散而爲假于廟以聚之故彖曰王假于廟九五之爻當尊位而求聚其衆者其職固然故曰萃有位無咎然以陽爻在澤中澤欲虛而陽爲實實非所以受物也物未必歸之而吾求其來歸于我蓋其時有匪孚者矣必元永貞而後悔亡故夫子傳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兌之上六傳亦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有意于聚人者不若安止而丕應徯志之爲光矣有意于說人者不若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爲光矣

九三升虛邑說

升而有可居之位則六五之升階也升而無可居之位則九三之升虛邑也古者亡國故虛必有壇社之址若晉文登有莘之虛梓慎登大庭之庫是也是其處位雖高臨望雖廣而不可據以為安以人事言之大則若周公之攝政小則若孔子之攝相夾谷以及人臣入廟而為尸公享卿而大夫為賓皆其象也九三重剛處上而不中故其象若是雖非凶而亦不可以為吉也故傳曰無所疑也言其可暫居而不可久立而已疑如儀禮疑立及詩靡所止疑之疑遯上九傳無所疑也其訓亦然

遯諸爻皆有位而遯去之其勢稍難上九本無所立之位其遯不更綽有餘地哉

困九二九五爻辭說

士不幸遭困之時位愈尊則困彌甚矣朱紱者天子公孤服也赤紱者再命三命以上皆可服也九二當危難之日既素食其酒食而不得去且予以朱紱之位而不能辭然而其時不可爲矣豈非困乎困于人事惟可精意以事神耳故利用亨祀若不得已而征則凶矣然雖凶而非失道蓋其始雖不能韜晦以免亂世之羇求及其終卒致命以徇義故謂之無咎善補過也楊涉以唐

末爲宰相與家人相對涕泣既知自危而以朱紱之來爲困矣使處梁篡奪之日抗節而死豈非征凶無咎者乎涉惟不受其凶也而爲咎不亦大乎傳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言得其中道則有慶卷而懷之不與禍亂者也易內及傳用嘉喜慶三字義皆畧近而不同嘉者行事無失也喜者自快也慶者人慶之也故中有慶不可以中心爲解惟完名全節以成其高則婦孺皆爲之樂是之謂中失中則朱紱及之不可辭其禍矣九二坎中最居于險故象如此九五之去險遠矣然與之應故劓刖及之又命以赤紱之位始而劓刖則素不蒙其利賢

于酒食矣而赤紱位輕又賢于朱紱故可以辭之不居乃徐有說說若輿說輹之說當困之時惟以辭位出險爲貴若可說而不說必邪僻好亂以爲利者故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二與五爻易因有以君臣言者而不必盡然程傳拘于是故于此尤難通也

古者染赤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朱之色近纁蓋四入也毛詩曰我朱孔揚爲公子裳毛傳以爲朱深纁也天子諸侯以深纁爲裳及芾故禮曰韠君朱詩之斯干及采芑皆曰朱芾斯皇是也卿大夫之芾纁祭服纁裳則芾同之自朱至縓皆謂之赤自天子至

于大夫再命以上者皆謂之赤芾白虎通曰謂朱黃亦赤矣詩曰赤芾金舄赤芾在股言諸侯也其赤朱也禮曰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芾葱衡言卿大夫也其赤纁也易曰朱紱方來猶禮言韠君朱者也困于赤紱猶禮言再命三命者也

井象辭說

古者司空別田之高下善惡爲三品受田者三年一換主易居所以均民也其易居也徙邑而不徙鄉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井象云改邑不改井言民之徙邑也雖徙于彼邑而用井則同是不改井也舍其舊邑井而非

喪也獲其新邑井而無得也此徙于彼邑彼來于此邑各井其井故曰往來井井身之涉于世也無常而盡己之道無二盡其道以資其生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是謂居其所而遷傳釋之曰以剛中也言有剛中之德乃可因時而盡道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其繘也度義制事者其缾也小人則不然常覬于所未處而不安于所已處故處境而不能盡其道不能盡其道是未繘井而羸其缾者也不責于己功之有未至而責其所處之窮不亦愚乎故傳曰羸其缾是以凶也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亦無咎于世也已

惜抱軒九經說二

易說二

革說

革彖已日乃孚自甲至癸日日浹日縣治法民皆見之以爲善矣則有所興革之事可行矣文王於此止以尋常治民言之若周公則惟九二一爻同文王義餘皆言革命之事九三征凶貞厲者革以澤滅火上卦象勝下卦象敗九三處離之末明盡而晦不可以前征矣雖貞自守猶厲也君子於天下事勢之變初未嘗不可扶持至其極也雖有善者亦無如何道微勢極今我民罔弗

欲喪天下之人皆言當革至於三就矣則信不可爲而
革必矣有孚猶大壯初九之征凶有孚革二五兩爻居
中皆有其位革人使變者也三與上非其位爲人變者
也上則若處與朝之世三則若處亡國之時周公身當
其世者也征凶貞厲以言三仁之倫征凶居貞吉若以
言武庚多士多方之屬孔子傳曰又何之矣正以解征
之必凶也程子以革言三就與巳日革之爲一類解失
之矣夫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各有取焉爾

鼎玉鉉說

陸德明釋文載徐邈音鉉古玄反又古冥反又古螢反

按士昏禮設扃鼏註扃今文作鉉然則鉉卽扃字異體

當以古䆠反爲正矣蓋宗廟尚文鼎扃以木爲之而其

端或飾有金玉焉故曰金扃玉扃又按說文金部鉉字

注云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从金玄聲竊謂此

字自古傳寫多誤鼏从鼎冂聲而書之與鼏同旣已失

矣鉉字竊謂本象形字上○象鼎耳下○象鼎腹而以

一貫耳上从金而非玄聲篆書玄當垂覆此横自當取

平如木也然則鉉與鼏皆正字而扃乃假借字也不然

若讀古䆠反而偏旁从玄此何義哉蓋金鉉玉鉉之音

非从元黃之元古自專有玄字意叔重時已失此字與

震六二六五爻辭說

君子處震之道二恐懼修省以正其身安詳持重以彌其度二者若相反而實相成有一不足則爲病矣二五爻皆居中當位任事以統衆庶而震變之事驟來尤貴安詳足以鎭衆故于六二曰震來厲億于六五曰震往來厲億億安也傳曰心億則樂當震之來非不危厲然吾當以安靖待之苟懼而失所措者是震驚百里而喪失匕鬯者矣二之位下乘剛之初其震也甚故曰震來而不免喪貝既億以待之則所喪者雖躋于九陵而終入于吾大焉者若太王事獯鬻而昆夷卒喙文王囚羑

里獻洛西而卒以王與周其七日得之謂乎五之位尊乘四之震也不甚故其震時往時來旣億以待之則震者旋消于無有矣故曰無喪然吾不可以易視之如無事周公處管蔡之變而赤舄几几億也滅殷誅逆而國安于磐石無喪也然而經綸天下之道不敢或怠綢繆牖戶作周官陳立政之心其卽繫易無喪有事之謂耶前儒以億爲億度之億屬下文讀之于解難通而與象與爻辭互相發明之義亦不得矣

艮其背說

程子之傳艮象其言至矣儒者爲學之精要舉在是矣

雖然竊恐文王之本義未必然也夫易本爲占者辭也當艮之時人當各止其所而不相爲故止以其背不復相向于是使人不能獲其身至于行其庭者若無人焉者自守之靜篤也故無咎不然將露才揚己使人得而獲我將有失身之咎矣位卑而言高罪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文王之義亦若是而已矣孔子以四德論乾象朱子以謂文王之本義不然故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余竊謂程子之解艮象亦程子之易也其言外物不接內欲不萌盖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聖賢終身所守而非占于一卦之事也且以之

說經頗迂曲費辭聖人使人居則玩其辭者亦必不然雖然余之說所謂訓詁之學也孔子及程子之傳其所以教于天下者大矣訓詁何足以難之

鴻漸于陸說

漸以進爲德者也無應與則困莫能進居卦之終則窮蔑可進矣故九三上九皆爲鴻漸于陸失其所而無所往之象也然九三凶上九吉者三居臣子之位雖不得于君而義不可去叔肸子臧子家駒屈平之倫是也上之位固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是吉也非常人之所爲吉也鴻居于水澤飲食游浮

者吉之常也若以其羽爲儀于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者天下雖亂而吾之道不可亂也賛易述詩書禮樂作春秋以遺後聖是爲吉而已矣

豐彖傳尚大也說

豐極而將敝之時固可憂矣然其時尚處昌大之時禍敗未至是尚可爲也惟人君甘居障蔽以昏其志故終就亂亡若炳然如日之中不受障蔽何憂之有故曰宜照天下也且文王之彖言此其所以風商辛乎朱子語類亦引宣和間說之蓋徽宗正居尚大之時苟有照天下之道其事尚易若南渡之後雖有能照之君安能遽

及天下哉

遇其夷主吉說

遇其夷主吉言當去危邦就同德其所以吉者以行故也蓋九四不當其位與六二當位者異故彼必有孚發若而此當行也困上六爻傳動悔有悔吉亦當如此讀

旅六五爻辭說

田獵以火春蒐火敝獻禽祭社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山上有火田獵之象也六五尊位非羇旅之義君子狩獵在野亦近於旅矣故取射雉之象

渙上九爻辭說

渙其血去句逖出無咎句血去與五爻王居爲韻逖出無咎言出險者雖愈遠可也當渙極時無位之人不能聚渙矣惟以遠出避害爲當理傳云遠害正解逖出義也若小畜惕出與反目爲韻文義句讀與此皆不同

中孚豚魚吉說

豚魚前儒多以爲兩物鄭以謂吳草廬以江豚釋之者是也夫有中孚之德以感人此則所謂大人造者其吉不待言矣若夫爲所感者爲臣下則能丕應徯志以待一人之有事于四方與同輩則能友直友諒以事賢者是豈非吉乎占得此爻者當知大人君子之德于其末

至而先觸之如豚魚之預知風然是則吉矣不然則不免于童觀之吝後夫之凶也澤上有風中孚故有豚魚之象其讀以豚魚吉爲句夫風之能感豚魚者固天地至神之信矣而豚魚能先期應之則亦豚魚之信也大人君子作而萬物睹者固其過化存神之信矣而人知足知而親之則亦其人之信也故傳曰信及豚魚也若如諸儒之說聖人之感有萬物獨舉豚魚若未有義然且其讀以中孚豚魚爲句與傳之讀不合吾是以知其于旨失也

翰音登于天說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程子謂登于天者其音也朱子以雞曰翰音言如雞欲登天也竊意程子說是雞所以名翰音正以其聲遠聞也爻辭取以比人之名聲昭著而求名不已以爲貞常之事如雞在地而長鳴不已欲其音登于天則凶之道矣若小過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正與此相反飛鳥在上而音下聞之可以占候可以恱耳非無用之空音而飛鳥遺音即逝又無意係於音則如士之無求於聲聞而聞自達者所以謂之大吉也

小過爻辭說

易以陽爲君以陰爲臣臣寖盛而奪君之權雖聖人受命亦衰世事也小過陰盛時也朱子以小畜之自我西郊爲文王自謂然則小過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周公言我周在藏下時也二四本相爲應故六二言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上無天子而下有方伯之時彼小國者安得不向之哉虞芮質成則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謂舍是則崇密矣故曰臣不可過也公弋者蓋指王季及文王未稱王之時言之言其僅可取樂歸之小國如弋取在穴之近獸不能射獵追逐飛走之遠禽蓋未至更姓改物亦象辭可小事不可大事意也

過有二義彖辭以過甚為義爻辭以過去不相值為義
猶觀彖以觀示為義而爻以觀覘為義文王之易周公
之易理合而辭不必合也小過之時陰過盛之時也然
而陽實而舒能為陰益者也故陰爻以遇為吉而過為
凶六二無應上六已亢弗能取陽之益者是以皆不吉
也陰虛而慘必為陽損者也故陽爻以遇為凶而過為
吉九三處艮之窮陰之來侵其事定矣安所逃哉故曰
弗過然則當是者惟有防之而已夫滕處齊楚之交三
晉值秦之暴守死自衛固不能存其國也然而差為不
辱焉苟從而事之彼終亦戕我我胡為甘此凶哉故傳

曰凶如何也九四處震之始可以自動而救其危者敵之侵我我固不能避然猶有與之遇之術也故曰弗過遇之若鄭人之事晉楚君子當衰世而當與小人共事固不得不往與之交然而危厲甚矣必能戒備不豫以防其難勿用輕動以慎吾守又永持正道以固其內兼是三者庶可以無患矣若第以謂吾能與彼交矣而恃而安焉失其自治之道烏知彼包藏禍心之不可測哉故傳曰終不可長也經當以必戒勿用永貞爲句傳多有取經一二字而包其上下義者取便于文也因傳云往厲必戒而讀經依以爲句則經傳胥失之象過字讀去聲爻過

字讀平聲古觀示之與觀覘過甚之與經過本一音六朝經師爲分二音以便講說耳今則從之

爻傳說

孔子爻傳多以有兩爻相承爲一意者合讀之其義自明比初六六二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言比之初人心未知所向之時而能擇所比比之其明知遠矣是以有他吉也若比之自內其所當比者固已定矣第爲不自失而已無妄六三九四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無咎固有之也言君子處身能爲吾之可貞者而已無妄之災若行人得牛而災邑人者固有之矣非吾所能避亦不必以爲憂也遯九四九

五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言君子好遯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能嘉遯者必其正志者也志不正必係于所好矣大壯九三九四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言小人不度事機而用壯君子罔若是也逮其藩決不羸之時則可以往矣明夷六四六五傳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言仕明夷之君有異乎常道如入左腹以得其君而行達于門庭之外者矣周公于成王之幼孔明之于後主是也下及滑于髡優孟之諷諫亦皆有其意焉若不能得明夷之心觸其恚怒則箕子之明夷矣二者不

同而吾心之明不因處闇時而息則一而已故曰明不可息也自俗儒分爻傳以附爻辭而于前一爻之傳辭未終讀之若歇後焉者既失孔子之意因是以釋周公之爻辭亦不可得而明是兩失之矣

惜抱軒九經說三

尚書說一

世或謂今所傳之古文尚書雖非眞本而所言理當則亦何惡吾謂不然僞古文所採其具有精理者數語而已其餘義雖無謬然不免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安得謂之當理哉且非聖賢而爲聖賢之言苟深求之終有大背理淺鄙之見流露行閒者今試爲抉出之大禹謨言益贊于禹以舜事父母之道比之格苗頑可謂不倫之甚其背理一也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孫吳之旨豈三代用師之道其背理二也仲虺以湯

言足聽聞為夏桀所忌然則湯非伐夏救民也為自活之計如石敬唐而已其背理三也隨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固是古語而解以兼弱則非是古王者繼絕扶危惡忍兼弱哉今併以兼弱入仲虺之口其背理四也武成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如東晉本以為告皇天后土辭如是夸亦甚矣如宋賢定本則半為告諸侯語其為矜驕也則均葵邱之會齊桓震而矜之畔者九國今武王之過乃甚於齊桓乎其背理五也君陳乃臣下相稱之辭故美以嘉謀嘉猷歸善於君今從禮記勦取矯以為成王以此美其臣是欲自

爲名矣況王不當稱臣爲君乎其背理六也嘉績多於先王此豈爲人子孫敢出之語其背理七也至武王斥紂肆口非體則前人固已言之矣彼作僞者搜集勤博亦微有巧思遂能欺千餘年明知之目朱子首覺其詐後人因端尋之至閻百詩輩如讞獄盡發臧證究其情變矣吾謂以前儒者愼重遺經不敢廢黜固理當然也此後則是非大明顯黜之不爲過不當列之學矣

四岳說

古世婦之官非世婦也庶子之官非庶子也行人之官非行人也堯時以內卿掌四岳者官曰四岳非四岳也

四岳者於四方羣牧中各立一人爲長凡有四人焉惟
其有四故可偕羣牧曰日覲也掌是四方者其人一而
已故堯未得舜始而欲禪之位也其分居四方之四岳
禹治水時爲姜姓有呂氏未知舜受終時所日覲者卽
此姜姓與抑他族與此姜姓者本外諸侯故命爲禹佐
若內卿一人之四岳年輩爵位皆先於禹安得爲禹佐
哉此四人爲共從孫同其功同舜賜之姓氏同故太子
晉合禹稱之曰一王四伯四伯之中一爲伯夷入爲秩
宗齊太公祖也史伯曰姜伯夷之後未知申呂及許姜
戎傳所云四岳之裔者皆出伯夷與抑各有東西南北

岳之分與唐虞至周遠矣意其子孫亦但能自名四岳之後而已必指爲東西南北之別者亦不能詳與若夫肅命巽位之四岳第以官傳不可知爲誰氏也

舜讓于德不怡說

不怡者慼然不安居之之謂也太史公于五帝紀訓之爲不懌及敘傳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蓋眞古文然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其時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于位慼然其不安其訓與不怡蓋義相近世俗不達古訓乃易不怡爲弗嗣而說君奭謂召公有所不說于周公疑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

豈不謬甚哉

六宗說

尚書禋于六宗前人之說有八云天地四時爲六宗者伏生馬融說也云水火雷風山澤者劉歆孔晁說也云日月星河海岱者賈逵說也夫經旣上云類上帝下云望山川矣而此三說其一有天則復上帝其二皆復山川故不可從矣云在上下四方之閒而非上下四方者歐陽和伯夏侯建說也其言怪誕不足辨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鄭康成之說也夫日月所會爲辰辰非有實也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與星

過言之耳烏得析為二宗乎或曰左傳晉伯瑕云歲時日月星辰為六物鄭據此言之則又不然物猶事也伯瑕言論歷者有此六事耳豈有神而祭之為宗之謂哉若夫家語以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為六宗託為孔子之言偽孔傳遂用其解然以義推之實不可通蓋雩禜為水旱舜初攝位不當祭及水旱且雩有二一為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是也一因災而雩子產曰山川之神水旱癘疾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是也今雩將與月令同耶是既類上帝又雩帝也若如子產說耶是既雩山川又望山川也晉司馬紹統以為天宗日月星辰寒暑地

宗社稷五祀四方之宗四時五帝是曰六宗不知日月星辰皆從天不別祭而五祀五帝之類非有二神也因事而異名耳張髦以爲卽祖考宗廟夫宗廟或五或七未聞有六也此數說者旣皆所難通古今邈隔禮制湮亡誠不可臆定然竊以謂伏生之說猶近之但小過耳

謹按左傳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田正曰稷此六者在天地之閒爲大神其五者分爲五方四時而其一主稼穡古王者依其名設官曰五官曰后稷五官后稷有大功于民者則配食于神古有重該修熙犂句龍柱周祖后稷

棄是也其祭也雖有配食而以其本神爲尊宗者尊也
故曰后稷五祀是尊是奉三代以下凡七祀后土又爲
社唐虞之時未有社太史公曰自禹興而修社祀是故
舜之禋惟六宗耳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又曰六府
孔修洪範以後言五行虞夏聞言六府當舜攝位時蓋
尤重六府矣而六宗者主六府之宗然則后稷五祀爲
六宗殆其信乎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
祭五祀歲徧舜攝位用天子禮故首上帝祭天也次六
宗曲禮則謂之四方四方亦五行神也以其司五行曰
五祀亦曰五帝以其分主一方曰四方王者以四時孟

月迎五行時氣則曰四時民間以中春中秋迎二氣則曰寒暑其實一而已曲禮不及社稷者統于地也書不及地者統于上帝也其義一而已又次則山川又次則羣神曲禮之五祀門行戶竈中霤五小祀也書以統于羣神由是言之曲禮與書之義可謂符合矣先儒說六宗者伏生為最古其言四時為六宗之四是矣然曲禮言歲徧者四時迎氣之禮宜當謂之四時舜攝位一時並祭四方宜謂之四方顧其神也皆同雖互易其辭不害也第伏生不當及天地耳若以后稷易天地曰六宗四時后稷可矣月令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曰

天宗者六宗是也是時孟冬大蜡索百神而享之尤以四方之神及社稷為重故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禮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司嗇穀神之稷先嗇則人鬼之后稷也夫祭禮言主者非其至尊以接乎至尊者耳是以大報天而主日祭司嗇而主先嗇焉耳古者司中司命司寒皆神祇之稱司嗇者蓋亦然故曰司嗇稷神非人鬼之后稷也月令以別于人鬼而言之故尊之曰天宗明乎蜡祭之必先四方社稷則知天宗者必四方社稷矣明乎四方社稷稱天宗則為六宗矣或曰大宗伯以禋祀祀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后稷五

祀誠即六宗也不曰血祭而曰禋可乎曰奚不可周語曰精意以享之謂禋書曰予以秬鬯二卣明禋禋祀豈必天神哉燔燎升煙爲禋以報陽也祭用血以求諸陰也然古人未嘗不兼求諸陰陽故詩曰來方禋祀方者五祀也又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郊者圜邱方澤及兆五帝于四郊也五帝者五祀也宮者宗廟社稷也而皆用禋然則尚書社稷五祀之禮奚疑焉或又曰子謂五祀即五帝有說乎曰虢公夢神史嚚曰是蓐收也天之刑神也蓋此所謂白帝也若帝句芒之類皆然兆于四郊青帝赤璋白琥元璜以禮之者此也古以其神名爲

官名爲其官者生則名其官死不得專其神也彼呂不韋者不知神名官名之別也乃從而亂之曰孟春之月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夫五德終始之帝鄒衍始爲是說耳儒者曷嘗道之哉此非五帝之謂也五帝者卽句芒蓐收者耳月令之辭宜曰其帝句芒其佐重以至四時皆然則儒者之說矣故曰五帝者五祀也

南嶽說

爾雅霍山惟南嶽吾以此言爲可據此山亦名衡山而非導山之衡舜省方南至此足矣何必遠逾洞庭哉葬于蒼梧及以長沙之衡爲舜時南嶽皆傳者之過耳

封十有二山說

封者爲之封域旣以康山林之神又以養蕃草木鳥獸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聖人所以使萬物咸若也

禹曰益哉說

稷契皋陶伯夷之年大抵與舜相若也禹益之年相若也或以益爲皋陶子雖未敢信當舜命九官時益蓋少矣德未著于衆惟禹與其治水知其賢故薦爲虞及禹有天下舜故臣皆盡乃獨相益是益最少之徵也今本曷爲僉曰益哉雖于義無害而非事實也

皋陶謨說

禹皋陶之陳說皆在舜前皋陶言在知人在安民禹乃言舜未能盡此道故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以為謂帝堯者非也以刑為治者帝王之病憂乎驩兜遷乎有苗面陳舜之所病若是此所以為禹也堯崩而言其不足豈禹哉

載采采當依史記以始事事話之蓋皋陶言人亦行有九德矣而人君必言知其人之有德也乃可始命之官以事其事言字署如爾雅言我也詩薄言之言語辭也寬而栗以下承行有九德言也曰宣三德以下承始事

事之義也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故其說尚書於諸儒爲善矣

臯陶陳謨辭煩有韻蓋當時言與詩甚近舜使夔教胄子以詩言志歌永言而君臣之閒出納五言大抵言比乎詩矣臯陶之言如詩固當時敷納之體矣吾因是思之夫舜有九磬之舞九德之歌彼九德之歌何辭哉大抵即其君臣出納之辭而已孟子載齊景公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徵韶角韶其詩曰畜君何尤言韶樂中有言君臣相說之事者其均調爲徵角之章而中有畜君何尤之辭也宋人僞疏解爲景公造作此樂詩乃當時之詩此說甚謬俗多沿之九德

之歌獨此遺文僅存推其義切乃禹臯類納言之辭與
舞有九成以象其事則歌有九章以言其事之德是爲
九德之歌左氏傳乃言金木水火土穀六府正德利用
厚生三事合爲九德此說之辟者也鄭康成誤取之以
註周禮大司樂而僞古文遂以入之大禹謨其謬甚哉
茲益著其爲僞而已夫九德之辭亦禹臯之辭焉爾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禹于此蓋即繼曰都帝愼乃在位安汝止言烝民
之食其難如此人君安忍肆于其上而不愼乎臯陶不
待其言畢因歎息其孳孳爲民曰師汝昌言帝亦一聞

其言慎乃在位而即命之史因記于禹辭之間以見一時相感動之意實則禹之昌言尚未盡也

禹聞舜欲以法教治庶頑意以爲未善也故獨責難于君謂君道不足則罔功矣帝當戒于丹朱昔余創若時治水勤勞于外卒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建立諸侯師長大小相維相率以迪有功可謂法立而教成矣然苗頑尚不即工豈非人不易化而法不可恃哉是以勉帝念之此其昌言益切矣舜于是承其意曰是誠在我惟迪朕德乃功可惟敘矣尚書自曰若稽古皋陶至此載一時交儆之辭自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其治

效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史臣言皋陶之功如此方讀若旁言旁及四方也是篇皋陶謨也故首末皆載皋陶之言而中書皋陶之績若禹益稷之績自載禹謨益稷篇而今亡矣僞古文分皋陶謨之半以爲益稷儒者遂疑不應紀皋陶之績于此乃盡斷爲舜辭謂舜欲以皋陶之象刑待三苗之卽工是幾若委責皋陶以謝禹之戒諫也是于義之大不可者也三苗者疑卽莊子之所謂宗膾胥敖荆州之三邦也其國在南故莊子爲舜辭曰南面而不釋然是時其君已遷三危其邦底貢矣而其民輿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者

末已也及至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然後苗不終頑而有即工者矣分北虞翻謂其字爲古分別字者是也

三江說

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其南東入于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固非必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水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曰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概分之

以明江漢之均爲瀆焉耳鄭康成本地志以注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迤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南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于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迤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于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漾導江辭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匯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

也然則是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與夫說禹三江者莫詳于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註書而惜乎康成之文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湮失人疑所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則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庾仲初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原流猥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而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

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受之大水豈啻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而與疏所引之鄭注絕相背此豈康成言哉近世胡朏明著禹貢錐指知詘庾仲初之徒而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抑何其考之不詳也夫說經義理後人容有勝前人者若目驗地形則古人得者多矣愈古則其得愈多夫地理志班氏蓋取于西漢人之書也其記戶口必曰元始二年則其爲書之時可知矣胡氏不思地志之可信而猥謂蕪湖石城

之水鑿于闔廬非禹迹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眞禹所爲非闔廬鑿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派分河之委故曰疏江亦派分其委與九河同故荀子曰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未遠也使石城蕪湖水乃闔廬鑿邪其知之必先于胡氏矣

九江說

禹九江處今湖北黃州府九江府之間今黃州黃梅漢尋陽縣故地理志曰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

江是也朱子乃以洞庭當禹九江則失之矣昔禹主名山川九河自河分故名曰河三江九江皆自江分故名曰江後人妄以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其于辭皆不順洞庭受湘沅而未入江安得名曰江此其失一也秦置九江郡于今黄州安慶地其名蓋因殷周以來漢昭宣閒以其地爲廬江郡禹時九江納錫大龜故褚先生云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二十枚輸太卜官曷嘗求之洞庭耶其失二也江自黄州安慶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陵漢江夏西陵縣是也其東山曰東陵漢武帝以前廬江郡在今江西及池州地故地志廬江

郡云金蘭東北有東陵鄉謂今池州山也此與書廬江
出陵陽云云並係漢初廬江郡之舊記與昭宣後江北
之廬江不合班氏不悟而混載之然賴此得知東陵在
漢初廬江之域禹貢所謂至于東陵東迆也金蘭疑爲
石城之舊名漢石城縣在隋唐曰秋浦在今曰貴池禹
南江于是分經貴池青陽南陵而東迆行山隘中故曰
東迆今乃以三國吳拒蜀之西陵謂禹貢時名而云巴
陵與相對爲東陵其于南江東迆不亦遠乎其失三也
禹時目驗江分爲九至後世固不必然然當春秋時蓋
猶浦溆縱横合成巨浸約今黃梅宿松數百十里皆水

所泛也意必中汪洋而時淺外廣而沮洳水旱之塗不利車馬舟楫故吳楚交爭必取徑淮南瀆六設當時江如今之澄為一川則舉帆上下可矣胡為迂曲遠出淮上耶惟九江汎濫行者必避其險故也逮于西漢九江之狀猶存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此其所目驗也自後江水中深旁岸皆出民益居之無復大龜是古今之變朱子乃謂江有九道必有九洲而疑尋陽不能容之其失四也九河禹疏之故曰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九江自成故第曰過九江過其地曰過洛汭三澨皆是也設九江為洞庭則當云會九江不當云

過矣其失五也以是斷之漢地謂九江在尋陽莀以易矣然漢志亦有失其說敷淺原乃誤耳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自衡山來由九江南過至江北則敷淺原必江北地矣以原表地非必有峻嶺亙嶂在其側矣導山于河側地自太行恒山窮之至碣石入于海則于江側地敘之之終亦必舉江且近海地矣而漢志乃載敷淺原于豫章郡歷陵縣下注云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吾意傅淺原蓋在歷陽字近歷陵不知何時寫錄者誤移其縣耳敷淺原雖不能明指其處意當在今和州六合間也至是江之

委欲盡而導山導川之形勢皆合矣吾于三江九江並用漢志之說惟敷淺原不之從非漢志誤也殆書之者誤也

陪尾說

陪尾者淮水所經山也導熊耳外方以紀洛之原委焉導桐柏陪尾以紀淮之原委焉漢地里志盡于六安國安豐縣書曰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于江夏郡安陸縣書曰禹貢大別在西南凡史表志無文義可屬貫上下讀之易忽又其字大小相雜寫之易舛是以世傳漢志移歷陽之耎陽山于歷陵而安豐之橫尾與

安陸之大別兩縣互易皆寫者之失其後鄭君北人不習知漢淮之閒因誤本漢書注禹貢日陪尾在安陸于是世歸其舛謬之失于漢志而不知非其本也漢安陸西南隋爲漢陽故大別今在漢陽漢安豐今爲固始及霍邱其地之山必有陪尾存焉自漢志誤本旣傳世反妄指安陸一山以陪尾名之而陪尾之眞隱矣胡朏明知以陪尾在安陸爲難通而不悟漢書互舛之故顧取唐地志泗水縣之陪尾此流俗妄說耳其于桐柏抑何其不相貫之甚乎是必不可據也